

挖掘年輕一代茶文化需求 滿足樂趣追求

神州行走 當「鴨屎香」「正山小種」「蜜桃烏龍」成為貨架上的暢銷品，當「卯足勁兒」「紅樓嘆茶」不斷挖掘中國傳統文化裏的茶元素，中國茶「聯名」出圈的能力也在不斷掙錢。在中國最大零售購物網站天貓的全茶行業銷量榜上，來自廣東的品牌中國在2023年上半年銷售榜位列首位。在廣州茶里集團副總裁鄭欣看來，年輕人對新中式茶飲的文化認同在逐步提升。相比跟風而上，挖掘年輕一代的飲茶需求更重要，袋泡茶和瓶裝茶，降低了喝茶的高門檻，但在滿足年輕消費群體對飲茶樂趣的追求，和對中國茶文化的尋求認知方面，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把握傳統與創新的配比，中式茶飲就能找到自己的精彩所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創新中式茶飲 烘焙青年茶癮

「喝了十杯茶，最好喝的竟然是……」和茶飲相關的測評帖文下，年輕的群體也在不斷討論且明確着，一杯好喝的茶還是應該茶味更濃一點。走在廣州的街頭巷尾，一些古色古香的茶店，一整面牆的茶葉展示區，往往讓年輕人望而卻步。「要進去茶葉店，買茶、喝茶，總覺得會被坑。」[95後]林惠子，一個喜歡自製茶飲的廣州女孩。日常喜歡買茶葉、袋泡茶，回家沖調奶茶、果茶，也會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分享測評袋泡茶、瓶裝茶的茶味。

自建茶學研究室 趣味科普中國茶

「年輕人不懂茶？沒有喝一杯好茶的需求嗎？恰恰不是。」日常接待來訪的年輕群體，鄭欣會先考考大家：「大紅袍是什麼茶？鐵觀音又是什麼茶？」走入茶企，為訪客做中國茶的簡單科普還是十分有必要的：中國六大茶類，代表着六種製茶工藝。

步入廣州南沙CHALI總部大堂，便會被清香四溢的茶味給吸引。「大抵焙時香氣、鼎中籠上爐火溫。」用竹篾所編的小茶籠，鋪上一層碎茶葉，慢慢烘焙，味道自有。「紅茶是一種全發酵茶，一般色澤烏潤，湯色紅明，關鍵還生性溫和。」參觀CHALI廣州南沙區總部，六間專業實驗室和茶葉留樣博物館，令到訪的人「看湯認茶、聞香識茶」的興致大增。在這裏，說起和茶有關的小知識，門口偶遇的門衛安保大叔、保潔大姐也都能原地講解一二。自建的茶學研究室、自編的「茶學」，也是獨屬於一家茶企的特有韻味。

在茶學實驗室，年輕的茶學博士、專家會用年輕人聽得懂的話，去給大家做中國茶的趣味知識小科普。中國的茶葉種類很多，分類也很多，但被大眾熟知的就是按照茶的色澤與加工方法分類，即紅茶、綠茶、青茶（烏龍茶）、黃茶、黑茶、白茶六大茶類。有了基礎的茶品類知識，大家對做一款新中式茶飲的

興趣也都很濃厚。

開放工廠一線 了解茶飲「前世今生」

生活中，不少人用砂糖、檸檬等不同滋味的單品和紅茶調和、交融，就能做很多創新的新中式茶飲。「在解說中，紅茶廣交能容的特點，成為大家津津樂道的趣味小知識。而綠茶作為無發酵茶，色澤嫩綠鮮亮，味道爽口甘醇，在當下成為養生保健的新寵。」「綠葉紅鑲邊，七泡有餘香」是介於綠茶和紅茶之間的烏龍茶最大的特色……

鄭欣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很多學生、青年來訪，她們最感興趣的問題大都離不開「研製一款新的茶飲品需要有什麼樣的標準？」「開發新產品，花草茶、果味茶，需要哪些提製工藝？」近年流行的工廠研學也給到鄭欣一個很好的啟發，喝茶之外，開放更多機會給年輕人去了解一杯茶的「前世今生」，令大家有機會到工廠一線，參觀茶葉初加工之外的精深加工之旅。「做好了一杯茶，關於茶的生產、製造，工廠可以提供一站式初體驗。」鄭欣也期待借「鄭老師」這一身份，同年輕人多交流。

層層環節細考究 港青實習推廣茶飲

今年暑期，南沙總部迎來了新一批前來實習的港澳學生。「除了「茶學」課堂之外，玩舞獅也是初入職場的一門必修課。」香港嶺南大學大四的王同學有點意外，一家茶企，還會要求團隊成員們學習舞獅。不過稍稍學幾個招式，好像開始懂得什麼叫做配合和協作？王同學開始理解到企業管理者的用心：傳統的招式裏也有企業凝聚力的智慧。

一家做茶的企業，所到之處皆有茶香。相比星級酒店的香氣味，慢火烘焙的茶香，令人很不得當下來一場深呼吸。沒有過來廣州實習之前，王同學對於便利店裏的茶飲也沒有很多好奇。偶爾，心血來潮喝一個

◆圍爐煮茶成年輕人社交新寵。 資料圖片



口味，僅此而已。今年暑期的實習，被分配到廣州茶里集團的電商組實習，日常的工作讓學習編導專業的他，有些得心應手。但，如何把一個新品推動到線上平台，能令消費者一看傾心，很多細節需要不斷去調整、修正。

為港澳實習青年專門定制培養計劃

「海報設計、文案，細到一個字體的顏色。」周圍一班年輕的「前輩」，各抒己見。「原來，我在貨架上的一個挑選，背後有這麼多環節的講究。」王同學忍不住感嘆，作為一個年輕人如何把握年輕人的喜好，也考驗着我們抓取創新元素的能力。這個能力的功夫，其實需要有很多知識、興趣的積累。

「用年輕人能夠聽得懂的話，感受得到的方式，讓大家知道原來中國茶可以這麼年輕，這麼國際

化。」企業總部搬到南沙後，也成為南沙「百企千人」青年就業實習的一個熱門基地。

接待了八所港澳中學的學生來公司參觀，也同步迎來了第二批前來實習的港澳青年。鄭欣發現，香港的學生在創意設計方面都比較有想法。也有很多學生對電商的崗位比較感興趣，想要去歷練。

作為每年輔導港澳青年實習的「鄭老師」的鄭欣也積極為港澳青年實習生專門定制培養計劃。比如，從導師帶教、定期交流、專業培訓、特色活動等四個方面，讓青年們深入工廠生產線和線下店進行輪崗實踐、參與集團中高管醒獅隊的訓練、為南沙本地的國際幼兒園輸出雙語茶文化課程等。

「一家做茶的企業，它本身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創新表達的一個示範。」鄭欣信心滿滿說。

楊楓：中國科幻何以「漫遊未來」？

1903年，魯迅將儒勒·凡爾納的《從地球到月球》由日文翻譯為中文後，寫道：「故荷欲彌今日譯界之缺點，導中國人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120多年來，中國誕生了《貓城記》《小靈通漫遊未來》《飛向人馬座》《三體》等多部優秀科幻作品。

10月18日至22日，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成都順利舉行，全世界的科幻迷們齊聚首，共同暢想未來，世界科幻的聚光燈也再一次照射在中國科幻的創造世界中。中國最早的科幻作品可以追溯到什麼時候，又經歷了哪些發展？東西方之間科幻交流，碰撞出了哪些火花？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創始人之一、世界華人科幻協會副秘書長、2023年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副主席、《中國科幻口述史》總策劃兼主編楊楓認為，科幻有着巨大的魅力，而當人們在討論科幻時，其實是在討論人類的未來和命運。

科幻小說作為現今大熱的類型小說，其魅力到底何在？

中國最早科幻小說追溯到清末

楊楓介紹道，科幻是工業革命之後誕生的文學類型，也是科學時代才能孕育出的小說。「科幻小說和其他小說最大的不同，在於科幻小說的基本定義——只要敘事核心是『基於科學邏輯進行幻想』的非現實性通俗文學，都是科幻小說。」他續說，科幻小說是在科學和技術的框架下展開的，它既樂觀地憧憬科技發展、社會變革和人類未來，也探索科技時代人類面臨的倫理、道德挑戰。「科幻最大的魅力，在於形象生動地展現未來的各種可能性，在於想像力的廣度和深度，能夠讓讀者以全新的視角去塑造現實，幫助我們超越已知的邊界、開拓未知的領域，可以讓人們感同身受地了解未知領域。」她說，「人們在討論科幻的時候，本質上就是在討論科學幻想的可能性和可欲性，其實也是在討論人類的未來和命運，儘管很多人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在關心如此宏大

的命題。」

在中國，科幻小說的發展有着綿長的歷史。若要追溯，中國最早的科幻小說出現在清末。「不過，這些小說在當時一般稱為『科學小說』或『理想小說』。《科幻小說》這一稱呼是新中国成立後，從蘇聯科幻小說中翻譯過來的。」楊楓說，「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中國未來記》，是第一篇帶有科幻元素的中國作品，小說設想60年後上海召開萬國博覽會，甚至浦東崇明都成了博覽會會場，而這簡直像是2010年上海世博會盛況的預言。1904年，在《繡像小說》雜誌連載的《月球殖民地小說》，則更接近現代意義的科幻故事。一般認為，這是中國第一篇真正的科幻小說。不過作者僅有《荒江釣叟》筆名存世，本人身份無從考證，小說也在連載三十五回後半部『腰斬』，非常遺憾。1905年，中國第一部完整的科幻小說、徐念慈所著的《新法螺先生譚》出版。但嚴格來說，這部作品是對德國作家比爾格（又譯作畢爾格）《吹牛大王歷險記》的仿寫《同人小說》——《吹牛大王歷險記》當時的譯名就是《法螺先生譚》，且與《新法螺先生譚》一同出版。當然，世界各地的古代傳說中都不乏以智慧賢者或能工巧匠為主角的傳奇故事。比如戰國時期的《列子·湯問》中就有『偃師造人』和『扁鵲換心』這樣非常接近科幻小說的傳奇故事，也是當代中國科幻小說創作中經常引用的文化典故。」

不少著名的中國作家也曾涉獵科幻創作。老舍1933年出版的《貓城記》就可堪稱中國科幻最早享譽世界的名作，它與英國作家赫胥黎的反烏托邦科幻名作《美麗新世界》彼此呼應，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普遍性危機。流沙河早年也曾在《科幻世界》首任總編輯譚鵬的鼓勵下，寫出了《飛去的鐵環》等科幻作品。女作家畢淑敏在1994年第11期《小說月報》上發表過科幻小說《教授的戒指》。「童話大王」鄭淵潔曾創作過《爆炸前的坦白》《生化保姆》等多篇科幻小說。

「中國科幻小說的發展變化幾乎就是中國歷

史的映射。清末時期，科幻小說表達着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願望。抗戰時期，老舍先生的《貓城記》痛斥了國民政府面對侵略者的腐敗消極，對那個黑暗的時代和糜爛醜陋的社會現實大力鞭撻。新中國前期受蘇聯科幻影響，科幻注重青少年科學普及的趣味性，誕生了葉永烈的里程碑式作品《小靈通漫遊未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科幻伴隨經濟騰飛迎來了一個爆炸式的短暫黃金期，出現了以《飛向人馬座》《珊瑚島上的死光》為代表的大量優秀作品。進入新世紀後，中國科幻重新迎來了一個全面發展的時期，開始基於中國科學技術高速滲透生活的現實進行了發散式的探索思考，出現了以劉慈欣、王晉康、何夕、韓松為領軍人物，以陳楸帆、江波、寶樹、阿缺、七月、梁清歡、顧適、王侃瑜、慕明等為代表的一批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優秀科幻作家。」楊楓說道。

東西方碰撞和而不同

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成都舉行，進一步搭建平台，讓中國科幻與世界科幻進行美妙的碰撞。其實，東西方科幻的相互想像與交流歷來有之。楊楓舉例道，《地海傳說》作者，美國著名科幻、奇幻作家厄休拉·勒古恩就曾在她的故事中加入帶有道家元素的設定，而她也正是英文版《道德經》的譯者之一。美國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的代表作《神經漫遊者》中，主角們最終攻克防火牆的手段之一，是中國製造的電腦病毒「狂」。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西方科幻影視作品中，也有很多包含中國元素的作品，如影片《銀翼殺手》中的霓虹燈和中國漢字招牌，已經成為賽博朋克風的必備元素；美劇《螢火蟲》虛構了一個未來星際聯盟，在未來世界，官方語言只有英語和漢語兩種。此外，美籍華裔科幻作家、譯者劉宇昆，也寫下了多部帶有濃厚中國文化特色的科幻小說，比如《狩獵愉快》、『蒲公英王朝』系列等。」



◆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創始人之一楊楓 中新社

在楊楓看來，早在20世紀，中國科幻就零星傳播到西方。「1989年吳定柏編選的《中國科幻選》被翻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1997年出版的美國學者岡恩教授主編的《科幻之路（第六卷）》撰文介紹分析了中國科幻小說，並收錄了鄭文光的《地球鏡像》和葉永烈的《腐蝕》。」她說，「但這樣的文化傳播，大多屬於學界推動的社會公益活動。而近年來，《三體》三部曲則是憑藉自身的超強實力，在市場上『真刀真槍』地取得了巨大成功，征服了西方的廣大讀者。最著名的是，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也成了《三體》的忠實粉絲，發郵件給劉慈欣『催更』。」

劉慈欣之後，越來越多的中國科幻作家如韓松、陳楸帆等人的作品也開始傳播到西方，中國科幻在世界讀者眼中有了更為清晰與立體的形象。在此過程中，楊楓特別指出，個人和新平台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以八光分文化引進的美國版科幻電子刊《銀河邊緣》為例，這本在中國以雙月出版的科幻mook（期刊型圖書），每期由一半翻譯小說和一半原創小說組成，其中的中文原創小說都有機會被美國《銀河邊緣》雜誌翻譯發表。截至目前，已有程婧波、寶樹、王諾諾、萬象峰、付強等多位作者通過這個平台登上美版《銀河邊

緣》。」

在楊楓看來，東西方科幻小說在文化背景、主題、敘事風格和社會意義等方面都存在差異，無法一概而論。「總體看，中國和西方科幻小說客觀存在的那些差異，都是基於其所在時代和地區文化。比如說，清末科幻非常強調政論，積極幻想中國變革之後的富強；而工業革命時代的西方科幻，則一邊讚揚人類科技生產力突飛猛進帶來的進步繁榮，也同時對這種科技變革導致的階級、道德等問題表達隱憂。當代的歐美科幻受賽博朋克思潮影響較深，大量關注科技社會下的個人困境與邊界解構，而中國則更加重視科技理想主義與社會現實阻力之間的摩擦矛盾。」

儘管如此，作為一種文學藝術，東西方科幻依然存在大量超越時代、地區和文化的普遍共性，「都以藝術化的視角，探索人類的精神境界和未知領域，審視人類在現代社會的科技高速發展劇變中所面對的情感與衝突，展現跨越國家與文化的普世人關懷，關注科技與人類關係的互動、對未來世界的探索以及對人類命運和存在意義的思考。」

希望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成都的完美落幕，是東西方科幻交流旅程的另一個開始。

◆文：草草 綜合中新社報道

學生到訪茶企，在實驗室裏認茶品茶。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